

扶贫必扶智 教育断穷根

编者按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在受到表彰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中，来自教育系统的扶贫人是一个耀眼的群体。扶贫必扶智，脱贫攻坚路上，教育被视为斩断穷根的治本之策。本期《民族教育》，我们采访了几位受表彰的一线教师，他们都远赴偏远民族地区

支教，有的为雪域高原带来了上海先进的教学理念，有的让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深入新疆孩子心中，有的在青藏高原留下“放牛班的春天”。他们的故事，平凡而伟大，在这条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教育扶贫不能有半点花架子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从人民大会堂捧回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奖章和证书后，53岁的于一民总觉得这荣誉太重了。他是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学院信息安全系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从教30余年，他一心只想当好一个教书匠。在他心中，这份荣誉其实是对千千万万在脱贫攻坚中付出辛勤汗水的奋斗者的褒奖，我只是尽到了一个教师的本分。

于一民所在的学校设有新疆班，一次在给新疆学生上课后，一个男生在课间休息时把手机递到他面前。电话那头孩子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向他求助：于老师，我同学的电脑坏了，您快给看看吧。于一民一眼就看出是电脑中了简单的病毒，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问题，当地居然没有人会处理，于是他通过手机视频一步一步教千里之外的学生解决了问题。

那一幕像一颗种子一直深深埋在他心中，他期待有机会能到新疆去做点事，用知识帮助那里的孩子改变命运。当学校发出援疆支教号召时，于一民第一时间报名了，他心中那颗教育扶贫的种子终于有了机会抽枝发芽。

就这样，在祖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于一民和天津援疆团队一起帮助当地建起了历史上第一所高等职业教育学校。

尽管出发前对当地恶劣的气候条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显然他的身体并不太“听话”，开始经常流鼻血，大把大把掉头发。坐在门窗紧闭的室内，风沙依旧从看不见的缝隙里钻进来，灌进头发里、鼻子里、嘴里，甚至牙缝里，一说话感觉嘴里的沙子嘎吱嘎吱的。于一民常常自嘲，我不怕苦也不怕累，就怕头发先行告退。

在和田建设高等职业院校是史无前例的事，在和田和援疆干部们必须从调研开始。他们花了1年多时间，在日土、于田、策勒三县奔波走访，到贫困群众家中逐一了解孩子受教育情况。调研得知，当地孩子中学毕业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考上普通高校继续深造，更多人只能辍学在家，或是从事技术含量很低的低收入劳动。

为了尽快补上援疆教育链条中缺失的这一环，于一民和援疆指挥部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写可行性分析报告，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实训计划等，希望把天津职业教育的经验和理念尽快带给新疆孩子。他总结说，教育扶贫，来不得半点花架子，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做实。就在外他为了让学校尽快开工建设而不断加班加点工作时，千里之外的妻子却意外摔伤，尾椎骨折。

妻子也是一名教师，她清楚丈夫肩负着多么重要的使命。她向丈夫隐瞒了病情，在同事的帮助下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直到于一民回津时才知道此事，这让他至今心怀愧疚。

熟悉于一民的人都知道，老于不善言辞，但有一副热心肠。在当地困难群众家中调研后，他主动跟一户家里有8口人的贫困户结了对子，也多了一家新疆“亲戚”。交流多了，渐渐地他感受到，一些当地百姓渴望通过劳动致富，但缺乏知识和办法。很多人通过电视和互联网，看到全国各地都在为脱贫攻坚做着各种努力，他们也尝试采用直播、电商等方式为家乡特产代言，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于一民注意到，和田农副产品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可由于销售手段传统，产品卖不出好价钱，大家辛苦种出的优质和田大枣，只能以七八元一公斤的价格卖出去。于一民琢磨着，如果能有专业人员帮助他们设计包装和营销方案，产品的档次能上一个台阶。可如何在少花钱或者不花钱的基础上，帮农户做好包装和销售，于一民动起了“自家人的脑筋”。他联系了自己母校艺术学院的师生来帮忙。师生先后多次飞往和田调研，吃了不少苦头，最终帮助当地设计了以库尔班大叔、战斗渠等红色旅游资源为载体的方案，发展当地特色旅游经济，帮助于田县、策勒县政府设计地方文创品牌，把“万方于田”品牌打造成为当地闪亮的名片。

丈夫的付出，妻子都看在眼里，而最好的支持，就是行动。令于一民感动的是，在自己援疆即将结束时，妻子也主动要求加入援疆队伍，接续丈夫的援疆梦。作为地区联系人，于一民负责到机场迎接下一届援疆团队，那是他和爱人阔别多时后难得的一次相见，两人相视一笑，无须多言，便明白了彼此的心意。



上图：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上海援疆教师赵兴洲(中)和学生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左图：3月2日，在四川凉山美姑县瓦村村小学，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西藏女孩杨卓玛(右)给老师梳头。杨卓玛是来自教育系统的扶贫干部。2018年6月，她主动前往美姑县最偏远的村落之一瓦村，成为一名综合帮扶工作队队员。新华社记者 王曦摄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上海市松江区第四批援疆教师王德伟(右三)和学生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让先进教育理念在雪域生根发芽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魏其濂

出生于1993年的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团委书记王德伟，是上海市松江区第四批援疆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来到西藏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后，他主动把挂职时间从1年延长到3年。除了舍不得学生，他也想让自己做的事情更有意义。

2018年8月，参加工作刚满3年的王德伟随支教团队来到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的王德伟，看到辽阔的蓝天和遍地青稞时，非常兴奋。但同时迎接他的还有高原反应。头疼、气喘，连续两晚失眠，援疆3个月，他的体重掉了20斤。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前身是建于1981年的南郊小学。从2005年开始，经过上海市十几年的对口援建，该校已成为日喀则地区唯一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2018年秋季学期，全校有教学班46个，学生2200名左右，本地教师220名左右，绝大多数学生是藏族。这所硬件设施不输上海、中考成绩十几年保持全自治区第一名的学校，教学水平在日喀则已是数一数二。但在上海支教团队看来，学校的教学理念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我们要做的不是照搬上海的先进理念，而是结合当地特色，走出一条适合学校发展的路子，留下一支不走的教师队伍。王德伟说。

来学校的第一年，王德伟担任初中语文老师。他发现，虽然当地和上海用的都是统编教材，但藏族孩子学习语文有困难。于是，王德伟想了很多方法唤醒孩子们对语文的感知。他根据课本内容和学生兴趣准备了许多拓展材料。一次假期，他通过朋友了解到很多孩子在看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就在语文课上讲解了李清照的两首《如梦令》。他还自费购买图书放在教室里，引起了孩子们阅读的兴趣。

2019年5月，王德伟原定的1年支教时间眼看就快结束了。一次在课堂上，他请学生说说描写离别句子。一个孩子在讲解《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时：我们就像一桌宴席，这学期结束，王老师就回上海了，我们这桌宴席也就散了。话音刚落，教室里原本开心的氛围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另一个坐在前排的孩子轻声说了一句：王老师，您可不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为新疆孩子修一条教育大渠

□ 左智越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超

3月1日清晨，45岁的江苏盐城景山中学语文教师路璐登上从南京飞往新疆伊宁的飞机。要飞6个多小时，然后再坐汽车去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对于这种长途奔波，她早已习以为常。

2018年7月，路璐参加了援疆援疆“万人计划”，进入察布查尔县初级中学任教。2020年，她又作为中组部第十批援疆干部入疆开展新一轮支教。这几年来，路璐辗转察布查尔县的3所学校任教。

来到察布查尔县后，路璐才深感任务之重。当时，察布查尔县还未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一个班四五十个孩子，语文成绩多半不及格。如何推进普通话教学成为路璐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第一节课语文课，路璐就给全班同学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作业——踏诗而行。她要同学们从朗朗上口的古诗入手，多读多练。放学后，同学们排队出校门时要一遍遍地大声诵读。

此后，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就出现在察布查尔县初级中学门口，近百名学生一边走路，一边诵读古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听着同学们不熟练，甚至有些僵硬的发音，路璐觉得自己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随后，路璐开始重点突破。一班的巴克力(化名)断断续续读完小学，普通话基础弱。路璐就经常给他开小灶。不到几天功夫，巴克力就可以默写《天净沙·秋思》全篇诗句了。

路璐明白，语文不光是教学生能会说，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热爱汉字、热爱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课堂上，她经常为学生们讲述历史故事，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

路璐给学生讲锡伯族杰出历史人物图伯特的事迹，鼓励同学们学习图伯特修筑大渠的精神，争做新时代的图伯特。

清朝乾隆年间，图伯特主张兴修水利，并以九族为担保，保证7年内完成大渠修筑。当时，锡伯族总人口有7000余人。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修渠工程十分艰巨。

图伯特采取边挖渠、边种地的办法，开一段渠就引一段水耕种，力求当年动工，当年受益。图伯特不知疲倦的日夜工作让锡伯族军民感动不已。历时7年的辛勤劳动，图伯特终于挖成东西长达200余里的察布查尔大渠。

青藏高原上 放牛班的春天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魏其濂

退休前，赵兴洲响应支教号召，两度远赴海拔3700多米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民族寄宿制中学(以下简称“久治民中”)支教。在那里，这位生物教师实现了自己长期以来的音乐梦。

在总人数不到3万、只有一个红绿灯的久治县，赵兴洲的音乐课总是从早开到晚，听众覆盖全县中小学生，从全州各地赶来培训的教师，以及当地喜爱音乐的干部群众。去年11月，他还把16个藏族孩子带到上海保利大剧院的舞台，表演乐器和歌舞。这个故事被网友称作“中文版《放牛班的春天》”。

赵兴洲是上海市嘉定区杨柳初级中学的一名生物教师，但音乐是他生活中最大的爱好。他学过二胡、小提琴、古筝、吉他、钢琴、铜管等多种乐器，参加过乐队，甚至还制作小提琴。他一直想做一名音乐教师，把这份快乐分享给他人。

2003年来到上海工作后，除了教生物课，赵兴洲多次参加培训班，学习了作曲、指挥等知识，还负责组建学校民乐团。热心公益的赵兴洲，很早就有去贫困地区支教的想法。看到嘉定区教育局的支教报名信息后，他立刻有了参与的念头。

最终，作为嘉定区支教教师团队中最年长的成员，他如愿踏上青藏高原，成为久治民中第一位专业的音乐教师。

刚到久治县后的那几天，赵兴洲出现了失眠、气喘等高原反应。然而，当看见高兴得一拥而上、蹦蹦跳跳的孩子，他觉得自己什么高原反应也没有了。

久治民中是一所有950多名学生的初中，绝大部分学生是藏族。和他预想中破破烂烂的乡村学校不同，这里的硬件条件甚至比上海一些学校还好。经过上海近年来的援建，这里有了崭新的教室和室内体育馆，还有标准的操场、篮球场，音乐教室里的多媒体大屏幕可以联网，各方捐助来的乐器十分齐全。只因长时间少有人使用，乐器大都缺乏维护。

于是，赵兴洲买来配件，把乐器一一修好，并重新准备教案，打算从认识乐器、学习乐理开始教音乐课。他的目标是学生看谱能唱歌，并且不跑调。第一年，他为八年级的9个班每周上一节音乐课。第一节的气氛热极了。赵兴洲用二胡演奏《赛马》、大提琴演奏《天鹅之死》、小提琴演奏《梁祝》、钢琴演奏《致爱丽丝》、吉他弹唱《送别》，并讲解乐器名称和乐曲来历。孩子们一下子对音乐和乐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下课后一拥而上，挨个儿玩摸乐器。赵兴洲忙嘱咐他们要轻拿轻放，

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乐器。赵兴洲认为，音乐教育对孩子一生的发展影响巨大，能赋予人宽广的视野和心胸，还能让人找到生活的乐趣。他在教学中欣喜地发现，这里的孩子不但喜欢音乐，而且有很好的音乐天赋。

有一天下午，赵兴洲在给八年级上课时，一些七年级的孩子就站在门口听，于是他接着给七年级孩子上课，直到下午6点多。他还利用工作日下午休和周末下午的时间，在音乐教室一对一指导孩子学乐器。不用通知，孩子们就从各个班级聚来了。一个叫旦增更宗的八年级孩子原本就会唱歌跳舞，跟赵兴洲学习一年后，她能用钢琴弹唱。

2020年11月，旦增更宗等16个藏族孩子跟着赵兴洲第一次坐飞机来到上海。嘉定区相关部门主办了一场主题为“梦行千里 乐在云端”脱贫攻坚奔小康的音乐交流演出活动，这些藏族孩子登上保利大剧院的舞台，和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学生，以及上海当地的孩子一起表演，还参观了东方明珠、外滩等。16岁的旦增更宗说，她以后想继续学习音乐，将来成为一名歌手。13岁的卓玛吉则想成为一名主持人，以后考到大城市学习，然后回去建设家乡。

在久治，赵兴洲的名字渐渐传开了。第一学期末，县民族小学校长通过教育局找到赵兴洲，邀请他为民族小学二至五年级学生上音乐课。于是，第二学期开始，赵兴洲每周上午在民族小学上课，下午在久治民中上课，再后来，他连晚上的时间也安排了音乐课。

支教的意义不仅是“输血”，更在于“造血”。2020年5月，赵兴洲应果洛藏族自治州教育局邀请，和另一位在西宁支教的教师一起，培训全州60所学校的60名教师。这些教师中，学过音乐专业的仅12名。短短一周，培训效果十分有限，但赵兴洲仍耐心地为他们讲解基础乐理知识、左右手配合弹奏的方法等。